

民

国

梁仁 编著

塞外 霸主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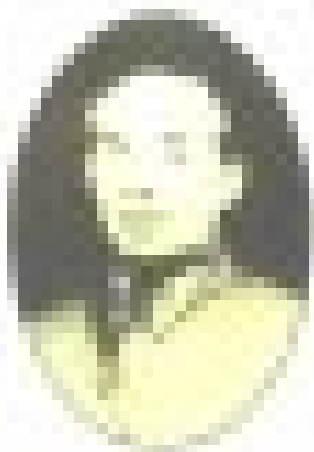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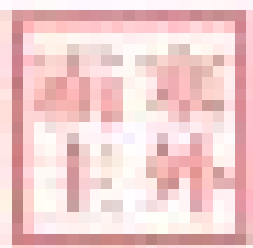
物

盛世才

兰州大学出版社

大

系



盛田才

（一）

塞外霸主——

盛世才

梁仁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塞外霸主——盛世才

梁仁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75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9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7-311-01328-3/K·157 定价:12.50 元



前 言

盛世才一生主要与新疆联系在一起；他1930年入新，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登上新疆临时边防督办宝座，随即杀害政变领导人，迫使中央政府“真除”，即正式任命，直至1944年9月被迫离开新疆，统治新疆达十一年零五个月之久。本传记主要记述盛世才进入新疆后的经历；盛世才离开新疆后直至1970年在台北去世这段时间，因资料缺乏，本传记仅略有记述，有待今后补充。

盛世才是一个复杂的并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大概因为这个缘故，至今未有盛世才的传记著作问世。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邓发曾说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动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视新疆为其独立王国，在对苏关系上，他容忍了苏联对新疆主权的侵犯。但他在统治新疆的前期，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视新疆的建设事业，使新疆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均取得了进步，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是应予肯定的。

盛世才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历史人物，其言行应置于其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与说明，切忌片面。本传记只是抛砖引玉之作，期待更全面、翔实的盛世才传记问世。

作者

1997年5月24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1)
身世与少年时代	(1)
弃文从武	(2)
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5)
第二章 在金树仁麾下	(10)
初到新疆	(10)
任东路剿匪军参谋长	(15)
任前敌总指挥	(16)
一时镇住了局势	(19)
转战省城周围	(20)
第三章 登上新疆临时督办宝座	(24)
新疆“四·一二”政变	(24)
乌拉拜之梦	(26)
登上新疆临时边防督办宝座	(29)
金树仁通电下野与新政府十大纲领	(31)
第四章 赶走中央宣慰使黄慕松	(37)
催促中央“真除”	(37)
马仲英第二次入新	(40)
与马仲英和谈失败	(42)
紫泥泉大败马仲英	(47)
宣慰使黄慕松入新	(50)

杀害新疆“四·一二”政变领导人	(52)
迫使黄慕松离新与国民党中央正式任命	(61)
第五章 对付国民党中央大员罗文干	(70)
与马仲英再次和谈	(70)
罗文干入新视察	(73)
罗文干两赴吐鲁番	(77)
决定与马仲英开战	(81)
第六章 借助苏联红军消灭异己	(85)
第二次盛马大战爆发	(85)
争取苏联援助	(92)
苏联红军入新助盛作战	(95)
苏联红军与盛军联合击败马仲英	(104)
第七章 制订“六大政策”	(109)
公布“八大宣言”并制定三大政策	(109)
提出九项新任务	(114)
制订“六大政策”	(115)
创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	(116)
建立反帝军	(119)
第八章 再借苏联红军之力消灭马虎山	(122)
逼走麻木提与尧乐波斯	(122)
再借苏联红军之力消灭马虎山	(125)
第九章 编造 1937 年阴谋暴动案	(137)
1937 年大阴谋暴动案	(141)
第十章 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148)
第十一章 编造 1940、1941 年的“大阴谋暴动案”	(160)
1940 年“带国际性九一八阴谋暴动案”	(160)
1941 年的大阴谋暴动案	(166)
第十二章 实行亲苏政策与苏联对新疆主权的侵犯	(173)

500 万金卢布借款条件之谜	(173)
第二笔苏联金卢布借款	(180)
苏联侵犯新疆主权	(181)
秘密赴苏会见斯大林,加入联共	(183)
秘密签订《新苏租借条约》	(186)
第十三章 建设新疆及其成就	(195)
第二个“三年建设计划”及其执行	(205)
第三个“三年建设计划”的中断	(208)
第十四章 编造 1942 年阴谋暴动案,归顺国民党中央	(209)
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破裂	(209)
编造 1942 年阴谋暴动案	(211)
与苏联关系破裂,归顺国民党中央	(215)
撤退苏联驻军与顾问、专家的交涉	(221)
国民党中央军进驻新疆	(229)
第十五章 向国民党中央在新势力开刀	(234)
新疆王地位的丧失	(234)
编造“八·一一黄、林大阴谋暴动案”	(238)
第十六章 特务统治	(249)
自始至终的特务统治	(249)
三次冤狱大屠杀	(256)
第十七章 被调离新疆、赶渝任农林部长及以后	(259)

第一章 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身世与少年时代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省开原县盛家屯人，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①属汉军旗。盛世才世居盛家屯，父名振家，母安氏，有五个弟弟：世英，世骏、世骐、世骥、世荃，两个妹妹：世芬、世同。盛世才家属小地主家庭，但由于地亩少，人口多，家境并不很好。据说盛世才幼小聪明，性格倔强，从小由父亲在家教读，七岁时就能背诵《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十二岁读完了十三经。

盛世才的幼年正是中国甲午战后的忧患年代，据说他喜欢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盛世才少年就读于邻县西丰县小学、沈阳第五高等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辽宁第五中学；入中学后，因家庭无力供给伙食费，他经常从家中带些干粮到学校去吃。辽宁第五中学毕业后继续升学自然更困难了。但盛世才求学的强烈愿望，感动了盛家的亲戚朋友，在盛家亲戚朋友的慷慨资助下盛世才得以继续上学，后来任新疆省驻中央代表的张元夫便是当年资助盛世才最多的一个。

辽宁第五中学毕业后，盛世才远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的政治经济科就读。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中外交通的商埠，在

那里读书使盛世才大开眼界。当时的中国公学又是一个研究风气自由的学校，教授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如张季鸾当时便是教盛世才西洋史的。张季鸾对盛世才很器重，师生关系很好，后来盛世才在新疆当了督办，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师生之间不仅常有书信往来，而且张季鸾还派记者赴新疆采访新闻。

1917年已20周岁的盛世才由中国公学毕业。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南北对立状态。盛世才欲东渡日本继续读书，遇到了路费学费的困难，又是在盛家亲友的资助下，才遂其愿。盛世才到日本后，进入明治大学，仍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盛世才在日本结交了不少朋友，杜重远便是其中之一。

日本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青年聚集的地方。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即青年学生首先举起了爱国的旗帜，主张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夺取的山东省权利。学生爱国运动遍及全中国，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多次开会，决定一致回国以示抗议。当时盛世才被留日的辽宁同乡学生推举为同乡会代表回沪参加全国学生总会争回国土运动。

弃文从武

“五四”运动后，国家积弱，北方军阀横行。盛世才认为欲改造中国非从军事入手不可，文人空喊救国于事无补。于是他决心弃文就武，偕少数友人赴粤考入李根源（印泉）主办的滇军韶关讲武堂分校，开始他的军事生涯。韶关讲武堂是当时国内颇有名气的军事学校，造就了不少军事人才，校长李根源是粤赣湘边防督办。盛世才在该校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步兵科着重步兵的

指挥与战斗，战术仅学到团的战斗指挥，毕业后必须从当排长干起。盛世才毕业后，由校长李根源介绍到东北将领郭松龄部下当了一名排长。郭松龄当时在张作霖手下任第八混成旅旅长，是东北有数的名将。郭松龄很欣赏盛世才的才能，与其关系非同一般。经郭松龄介绍，盛世才同郭的部将邱宗濬的女儿邱毓芳结婚。不久盛世才升任中尉连附。^②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双方均在扩充势力，明争暗斗，直奉之战已不可免。在直奉未开战之前，奉方利用郭松龄关系派盛世才为代表，赴四川争取刘湘和宜昌方面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的合作。这是郭松龄对盛世才的器重。

盛世才充当奉军方面的对外联络代表，据说是张学良与郭松龄推荐的，主要是联络刘湘，因为刘湘是郭松龄在四川时的老同事。

盛世才临出发前，由张学良带去见张作霖请示机宜。张学良将盛世才领进张作霖的卧室。张作霖坐在一张大床上，盛世才向张作霖行礼后，张作霖命盛世才在床前仅有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盛世才不敢坐，看了看张学良。张作霖便说：

“教他站着，你坐下！”盛世才不得已坐下了。

张作霖问：“你是郭茂辰（即郭松龄）的学生吗？”

盛答：“是的。”

张作霖接着说：“你这次去的任务是很重大的，所有应该对你说的话，你们旅长已经和你说过了。不过路途遥远，沿途不好走时，不要勉强，如不好走，你就回来，不要冒险前去！”

盛世才听了张作霖的话，倍感亲切，犹如家人父母的关心，给了他勇气。

盛世才告别张学良与郭松龄，动身去四川，抵达宜昌时，即前往晋谒孙传芳。孙传芳十分亲切、有礼地接待了盛世才。孙传芳认为四川对大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盛世才便顺着他的话头，尽

量地恭维他，说宜昌的地位也相当重要。随后盛前去重庆，与刘湘会面，谈话颇为融洽。刘湘重视盛世才代表奉方前来联络。盛世才在四川逗留月余，商谈各事大致成功后，刘湘便派一名代表与盛同行。盛世才在重庆期间，与四川各将领多有晤面的机会，如参谋长王方舟、司令杨子惠（森）、军长熊锦帆（克武）等，这是后来盛世才曾有计划去四川发展的人事上的原因。

但在盛世才赴四川联络期间，张作霖即以镇威上将军名义指挥东西两路军队入关，共六个梯队，二十一个旅，浩浩荡荡南下，不意一战败北。当时盛世才正从四川回宜昌，得此消息，不仅刘湘的代表溜走了，孙传芳亦拒见。盛世才在无可奈何之下，去找孙传芳的王副官长，请他报告孙传芳说有要事相告。王说：“好吧！因为总司令有病，看他见不见你？”过了一会，王出来后说：“请代表到上边客厅坐。”盛在客厅里坐了5分钟，孙传芳出来了，问盛世才：“有什么事？请说！”

盛看孙的态度与前大不相同，便说，此次奉军不幸打了败仗，但是东北不仅进可战，还是退可守的地方，而直军只能追到山海关为止，不能再进。方今天下大势，正是各方群雄逐鹿中原之时。并说：“馨帅（即张作霖）的学养、名望，将来亦是逐鹿中原之一人。东北地大物博，兵强马壮，凡有意逐鹿中原的人，将来借重东北的地方尚多，也就是借重张雨帅（张作霖字雨亭）的地方尚多。”

谈到此，孙传芳的态度才有所改变，他和颜悦色地问盛世才：“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盛世才回答说：“我是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毕业，毕业后又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由东北辽宁省同乡会选举我回国争青岛交涉，又参加上海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后来又弃文学武，考入广东省韶州云南讲武堂学校，当时的校长是粤赣湘边防督办李根源兼充的，我是李根源的学生。”

孙传芳称赞盛是文武双全之才，盛世才则向孙传芳表示：

“以我个人来说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由于我是张雨帅的代表，所谓我个人事小，而得罪张雨帅之事大。在中国多事之秋，正由于馨帅有志于天下事，似更无得罪张雨帅之必要。”至此孙传芳对盛世才的态度更有所改善。

盛世才从宜昌回来，又一路受惊。多亏孙传芳帮助，将盛世才秘密送到一艘日本船上，日本船长又将盛世才安置在船长室里，路过汉口时有萧耀南的军队上船检查，但并未检查船长室。后来又换一开往上海的日本船，仍住在船长室里。盛安全到达上海后买船票到天津，始知张郭两旅长正向山海关退却。^③这已是1922年5月初旬的事。

这次盛世才虽未完成联络任务，但这是由于局势的变化。从此他更为东北当局器重，一度任东三省镇威上将军张作霖府警卫团上尉连长，后又升为中校参谋，并于郭松龄在奉天北大营所办军官教育班内受训，成绩优异。东北当局认为盛是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似有再受高等军事教育的必要，于是郭松龄征得张作霖同意，保送盛到日本陆军大学读书，一切费用均由东北当局提供。^④

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盛世才这次留学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大学中国学生队第四期，是盛世才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但在盛学习期间，1925年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自称受十四省推戴就任“讨贼联军司令”，均大举讨奉。由于张作霖之亲日，郭松龄于同年12月22日举兵滦州公开反戈讨张，盛世才奉命返国参加郭松龄部的反张工作。郭松龄反张失败后，盛世才便又潜赴日本陆军大学读书。东

北当局恨其附郭反张，取消盛世才公费，并要求日本当局开除其学籍，逐出陆军大学。但日本当局正利用中国军阀内部的矛盾对中国进行侵略，因此未理会奉方的要求。盛世才也就在此情况下，据说得蒋介石等人的资助，完成了学业。杜重远说：当时盛世才“公费中断，告贷无门，幸赖今日的全国军事领袖蒋委员长源源接济，得免于厄。所以盛督办每次向蒋委员长通电时，都是自称学生，原因即在于此。”^⑧又据陈纪滢著《新疆鸟瞰》一书说：孙传芳、冯玉祥当时对盛世才亦有接济。^⑨

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时，正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时，盛世才回国后便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任作战科科长，工作十分尽力。北伐之后，盛世才调到国民军参谋本部工作。参谋本部是一个闲职机关，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盛世才便想去边疆发展。最初盛世才想去云南，后来有人说云南地方小，难于发展，不如新疆地方辽阔，大有可为，他这才决定去新疆。

原来盛世才与云南有过一段历史渊源，即他在李根源办的韶关滇军讲武堂分校学习过。据彭昭贤说：盛世才入新前，“云南王”龙云上台不久，为了整顿内部，想在中央物色一优秀的军事人才，主办军事学校。龙云打电报给彭昭贤，托他介绍一位有才能的军人到云南，职务是担任云南讲武堂的上校教育长。彭接到电报后，觉得盛世才很合适，特意请盛世才来当面谈，盛世才开始非常同意。后来盛世才自己也承认，在1929年，云南和四川两省，都有意请他去办军校教育，即任讲武堂的教育长。因为滇川两省在人事方面都与盛世才有过历史渊源，当时假如去不成新疆，可能就到云南或四川去。但盛世才为什么舍去讲武堂教育长职位而去新疆呢？

原来盛世才觉得滇川方面的人事关系已时过境迁，不能如意，所以一直拖延。朱培德任参谋总长时，盛世才曾托人婉转说情希望晋升少将，但朱认为须待考绩后方能决定。盛在感到失望之余，

便决心离开参谋本部另图发展。

当时的新疆局势动荡，在金树仁腐败统治下，民族暴动烽火遍野，特别是哈密的民族暴动使金树仁难以应付。金树仁欲整顿一下腐败的军队，以事镇压，但新疆缺乏军事人才，于是囑新疆派驻南京办事处代表鲁效祖在南京物色一两名军事人才来新疆整顿军队。当时驻南京的新疆办事处前院住着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彭系当时立法委员广禄所办俄文法政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于是由广禄介绍彭、鲁相识，谈及此事，彭说盛世才有志于去边疆工作，此人怀才不遇，甚为苦闷。鲁效祖闻盛世才系彭昭贤在东北郭松龄时代办军官教育班学生，非常高兴，即请盛世才赴新疆工作。盛世才后来回忆说：“当时（民国十八年）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曾派有代表鲁秘书长效祖在京办事。新疆是我最希望去的理想地方，于是经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向鲁代表介绍我去新疆。我和鲁代表晤面后，彼此相谈甚好，鲁认为我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家，如去新疆，则将来定大有造于新疆。”^①于是，鲁效祖于同年4月29日将盛世才简历电告金树仁，介绍其入新工作，说：“兹已物色一军事人才盛世才，现参谋本部第三科长，日本陆大毕业，辽宁人，才学卓越，堪可任用。”

5月12日新疆接到此电。当时金树仁之军政大权完全揽在军务厅长其五弟金树信手中。鲁效祖介绍学历如此高的军事人才入新，将来如占有军事上的地位，金树信觉得于己不利，同时，盛世才又是鲁效祖介绍入新的，任事后必然加入鲁之派系，对其更不利，便建议金树仁阻止盛入新工作。金树仁便以其来历不明，要详细了解其历史，取审慎态度，否则有樊耀南刺杀杨增新主席的前车之鉴，非常危险为由，致电南京新疆办事处处长宫碧澄，令其调查盛世才的来历，说：“鲁代表介绍盛世才来新报效，其来历不明，请兄详为调查，以凭办理。至要。”

宫碧澄调查盛世才之历史后，复电说：“盛系日本陆大毕业，

初任北伐军总部上校参谋，后调参谋本部上校科长，系东北军郭松龄系统，与军事最高当局不洽，久拟他往，由彭昭贤介绍愿入新工作，请核察。”

金树仁接此电后，在原电上批示“婉拒”两字。金树信的军务厅所拟回电大意为学历太高，无法安排，请予婉拒。鲁效祖接到此电，知为金树信从中作梗。而鲁效祖既已应允盛世才入新工作，现又说新疆方面不接收，颜面上过不去，尤其对彭昭贤颜面上过不去，于是，愤然对盛世才说：“不管金氏允许与否，且随我去，我有饭吃，你便有饭吃。”于是立即电告金树仁说明已聘盛世才，难以变动，并以辞职要挟。原电如下：“迪化省政府金主席：关于聘盛君事，已成定局，不能拒绝，该员系日本陆大毕业，久历戎行，经验丰富，确系军事人才，有人不用至为可惜。现效祖诸事难办，请辞去现职另选贤能，盼即电复。效祖世印。”

在这种情况下，金树仁不得不复电挽留鲁效祖，至于盛世才之人新与否请其定夺。盛世才后来说：“鲁认为当时的新疆正当整军经武之际，而金一定会欢迎我去；但结果是被金拒聘——金认为只要聘请一位初级军事人才就可以，不必聘请由日本陆大毕业的高等军事人才，致无法位置。鲁接电后很生气，于是乃电金辞职，请另派贤能。而金是很知道鲁的为人，于是不仅回电慰留，而且遵照鲁的意见聘请我到新疆去，于是拒聘的一场波折乃告平息。当一切都决定后，我乃一面准备去新疆，一面向参谋本部请长假，偕眷于民国十八年六月间离开南京。当我正和鲁代表准备动身时，苏俄和东北有了战争，西伯利亚铁路不通车，我乃等候了一年多，直等到十九年的双十节，我才偕眷和鲁代表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经苏俄到新疆塔城，然后由塔城坐汽车到达迪化。”

鲁效祖之所以未即刻返新疆，一方面系投入大批金钱参加了扩大会议（即由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汪精卫改组派和谢持、邹鲁西山会议派于1930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